

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·陪都之屏障



中国远征军在行军途中。(老照片翻拍)

八秩光阴飞逝，千里山河依旧。武汉老人张岚的脚步，执着地迈向重庆以南的綦江——这片被抗战烽火深刻烙印的土地，曾是中国人民远征军第66军的成军之地。1942年2月，在凛冽寒风中，远征将士于此厉兵秣马，毅然开赴缅甸，浴血奋战。

第66军从綦江发兵铁血远征

綦江成军
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日军随后进犯缅甸，企图切断中国赖以维系外援的生命线，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。12月26日，中英两国在重庆签订《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》，中国远征军应运而生，承担起保卫滇缅公路、支援英军作战、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使命。1942年2月，中国军队正式入缅参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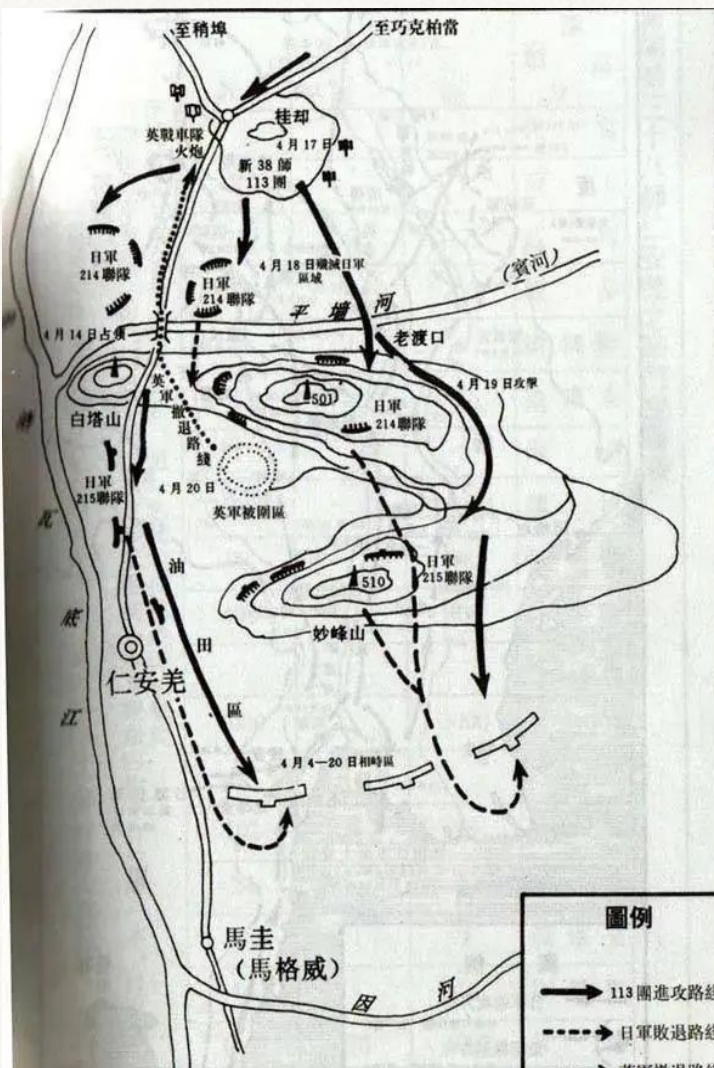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重庆南翼的綦江，自1939年3月起划归重庆卫戍区。凭借其战略位置与驻军条件，成为远征军重要的集结和整训基地。

1939年8月，军政部第二补充兵训练总处（军级单位）成立，并于10月进驻綦江县城，主要负责将从后方征召的壮丁训练为合格士兵，输送至前线。该总处下辖第14、15、16三个补训处（师级编制），总兵力4033人。其中，第16补充兵训练处于1939年3月移驻綦江，处部设在县城龙王庙（原北街小学校址），共有官佐100余人，士兵2300余人。

1942年2月，第二补训总处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6军，军部设于綦江交通路（原中医院所在地）。原第二补训总处处长兼渝南警备司令张轸，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6军军长，副军长为官全斌，参谋长由朱其平担任（后于贵州集训期间改由张勋亭接任）。

第66军下辖新编第28师、新编第29师和新编第38师，总兵力近3万人。新编第38师（甲种师）由税警总团主力（第2、3、4团及直属队）改编而成，师长孙立人。辖第112、113、114团，团长分别为陈鸣人、刘放吾、李鸿。新编第28师由军委会别动队第一纵队改编而成，师长刘伯龙。辖第82、83、84团，团长分别为梁少雄、杨砺初、薛健仁。新编第29师则以第十六补训处补充团为主编成，师长马维骥。辖第85、86、87团，团长分别为李寅星、何树屏、陈海泉。

1942年2月16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聿明为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，率第5、第6、第66军，共计10.4万余人入缅作战。4月2日，罗卓英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。2月27日，第66军军部自綦江开拔，经贵州普安、兴义等地整训后，奔赴缅甸参与第一次远征作战。



中国远征军新38师113团仁安羌作战示意图。(资料图)

浴血缅甸

中国远征军深入缅甸作战时，中线的第5军与东线的第6军正与日军激烈交战。1942年3月27日，当第200师在同古苦战、形势危急之际，原本作为预备队的新38师方从云南保山启程赴缅，于4月7日进驻曼德勒布防。

正值英军向北撤退之际，日军第33师团214联队已悄然进占仁安羌，并构筑起严密防线。4月16日，英军第1师及装甲旅共7000余人，在仁安羌被日军第33师团作间部队包围，形势危急，英军遂向中国远征军发出紧急求援。史迪威与罗卓英立即命令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率113团火速驰援，并增派112团协同作战。

113团采取迂回包抄战术，对日军发起突袭。17日黄昏后，该团突破宾河北岸日军高延大队前沿阵地；18日凌晨，在英军炮兵火力支援

下，将日军逼退至宾河南岸。随后1营、2营与英军南北夹击，率先救出第一批被围英军。

日军迅速组织多次反扑。孙立人亲临前线督战，誓言：“纵战至一兵一卒，亦必于24小时内解围！”19日拂晓，113团与日军增援部队反复争夺501高地，三失三得。激战中，三营营长张琦冲锋在前，英勇殉国。战至中午，在112团掩护下，最后一批被困英军成功突围。此役中国远征军以千余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军，歼敌1200余人。据师长孙立人“皓电”称：共救出英军第1师等7000余人。另据解围战报记载：亦救出被俘英军、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等500余人。

由于英军撤退，中国远征军侧翼完全暴露。4月22日，日军发起反扑，于23日突破第6军防线，棠吉告急。第66军奉命回防腊戍，新28师4个营在新城展开血战，新29师2个营则于老城实施阻击。4月29日，腊戍失守。此役中，参谋处作战科长张致广、搜索营连长任作舟等百余名官兵阵亡，囤积于此的大批战略物资损失殆尽，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。

4月30日，日军攻占古开地区的58码高地，进一步威胁滇缅公路沿线。陈海泉率第87团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进

攻。激战中，他身负重伤，撕下胸标交予传令兵，嘱其：“呈交军部！我誓与阵地共存亡！”经三昼夜血战，高地最终失守，第87团半数官兵壮烈牺牲，余部在深山密林中艰难向怒江方向转移。

从腊戍兵分两路的日军，其中一路直扑怒江。4月30日，中国军队炸毁了怒江天险上的重要通道——惠通桥，将日军阻挡在西岸。另一路日军于5月8日攻陷密支那，切断了远征军在缅甸腹地的回国退路。1942年5月上旬，第66军军部及新28师、新29师残部约4000人艰难撤回国内。新38师在完成掩护第5军北撤的任务后，穿越豆开山脉的密林，向西撤退至印度英帕尔，保存了大部分有生力量。该部后来在兰姆伽接受整训，成为驻印军新一军的主力。

1944年5月，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。此时归属71军指挥的新28师，在松山战役中承担主攻任务，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。中国驻印军同时自缅北发起进攻，与滇西远征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。以李鸿率领的114团作为先锋，予日军以沉重打击。1945年1月27日，滇西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。这一刻，标志着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，彻底粉碎了日军从西南方向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企图。



《大公报》报道仁安羌大捷。(资料图)

历史回响

第66军作为东线关键力量，为战役失利付出了重大代价。在当时的问责背景下，第66军被视作“替罪羊”。1942年6月，国民政府军委会以“作战不力、纵容溃兵”为由，撤销第66军番号。军长张轸被免职查办；刘伯龙被解职，新28师并入71军；新29师番号撤销，马维骥被免职查办。然而，第66军将士在作战中展示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力量。1992年4月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，紧紧握住刘放吾的手再三致谢，感谢他当年率部解救英军。

作为重庆重要兵源地，一批批綦江子弟义无反顾地出征抗日，牺牲惨重。据统计，1938年至1942年，綦江共输送出征人员20472人。新38师113团战士胡汉文（綦江新盛人）回忆：仁安羌救援英军突围时，二连伤亡惨重，有30多名士兵阵亡，其中5人为綦江人。连长将他们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写在纸条上交给他们，嘱托他回国时代为探望亲人。可惜后来在印度换装时，纸条不慎遗失。二连中共有11名綦江籍士兵，至战争结束，仅有胡汉文一人生还回国。

安稳镇长河桥村张绍才回忆其父张宗碧（通讯兵）随新38师撤退至印度的经历时说：“他们走了十几天，渡过齐腰深的河流，途中不少人病亡。我的表舅文光南也牺牲在战场上。要是再晚两天，他们恐怕就走不出那片森林了。”

綦江也是后人追寻抗战记忆的起点。1943年生于綦江的张岚，其外祖父张轸就是从此地率领第66军开赴缅甸作战的。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她重返綦江寻根：“这一次寻根之旅，不仅是找到了我出生的地方……更受到了抗战精神的激励。”

从綦江成军到异域浴血，第66军的历程是中国远征军英勇悲壮史诗的重要一章。仁安羌的辉煌、腊戍的陷落、58码的悲歌，无不铭刻着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坚韧与牺牲。值此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谨以诗铭记那段烽火岁月，诗曰：

八十年前赴远征，妖氛漫卷自东瀛。
挥戈靖难驱倭寇，御敌宁疆震缅城。
英属军丢三国计，仁安羌解七千兵。
滇西印北留孤勇，铁血悲歌奏世鸣。

文/周祥章 包俊

远征军退守怒江烧毁惠通桥。(资料图)